





第八九五册

四庫全書

● 上海古籍出版社

本冊目次

太平御覽

(三)

宋李昉等奉敕撰

……一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七至二百二

居處部二十五

宋李昉等撰

園圃

牛羊

華表

藩籬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七

說文曰園樹果園樹蔬也

易曰貴于丘園束帛委委

毛詩曰園有桃其實之肴

又曰折柳樊圃

周禮曰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菜蔬珍異之物以時
飲而藏之凡祭祀賓客供果蓏享亦如之注云果蓏之屬
之屬蔬瓜瓠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助教臣胡平襄

謄錄監生臣薛登瀛

之屬貽異蒲
挑批把之屬

又曰太宰九職二曰園圃疏草木

又曰閩屢二十而一注云以利少故二十而稅一也屢

城市中空地

又曰圓以樹事貢草木謂果瓜葵韭

論語曰樊遲請學為圃子曰吾不如老圃

史記曰梁有漆園楚有橘抽園

又曰王翦為秦將伐楚請善田宅園池甚衆

漢書曰始曹參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宰相有隙至何且

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一遵何之約束擇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十一
太平御覽

郡國長吏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為丞相吏更之刻

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日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

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醇酒度

其欲有言復飲酒而後去終莫得闕說以為常相舍後

固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何迺請參造

後園聞吏醉歌呼吏辛相怒召按之迺反取酒張坐飲

大歌呼與相和參見人之有細過掩匿覆蓋之府中無

事

又曰董仲舒廣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時為博士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不窺園圃其精如此

後漢書曰法員隱大澤講論藝術歷年不窺園圃

又曰竇憲以賤直請專心公主田園沁水明帝女主畏逼

不敢言後肅宗駕出造過園指以問憲陰喝不得對於禁反噬一介

後發覺帝大怒責憲曰貴主尚見侵奪何

況小人哉國家秉憲如孤雖腐鼠耳憲大震懼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一百九十二
太平御覽

魏志曰顏斐字文林為京兆守於府下起菜園使吏投

簡鋤治也

晉書曰范任好學外氏家貧無以資給任乃廬于園中

布衣蔬食然斲寫書寫畢誦讀亦通遂博學多通善談

名理

又曰華廩既廢黜武帝後又登凌雲觀望見廩昔嘗宿

阡陌甚整依然感舊太康初大赦乃得襲封久之拜城門校尉遷左衛將軍數年以為中書監

又曰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帝求之不過數十王濟侯其上直率少年詣園共啖畢伐樹而去

王隱晉書曰涼州牧張駿增築四城箱各千步東城殖園果命曰講武場北城殖園果命曰玄武園皆有宮殿宋書曰柳元景多產業居南岸有數十畝菜園時有人求之或留錢元景曰本立園自為供喫豈求利耶

齊書曰世祖太子性頗奢麗宮內多雕飾精綺過於王

宮開治玄圃園與臺城北鑿等其樓觀塔宇多聚奇石

子孔子曰假修渾沌之術者也

宮開治玄圃園與臺城北鑿等其樓觀塔宇多聚奇石

雜記曰於陵子辭卿相而桔槔灌園

又曰戴宏為河間相自免歸而灌蔬以經教授也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四庫全書

西京雜記曰茂陵富人袁廣藏鉢巨萬家童八九百人

池乃啟世祖引前例求於東田起小苑上許之窮極制度

陳留耆舊傳曰范丹學通三經常自任灌園

向秀別傳曰秀與呂安灌園於山陽收其餘利以供酒食之費

莊子曰子貢過漢陰見一丈人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

出灌子貢曰有城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

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其名為桔槔圃者忿然作色而笑

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胷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不定神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不為也子貢告孔子孔子曰假修渾沌之術者也

太平御覽

四

太平御覽

五

又曰樂遊園自生玫瑰樹樹下多苜蓿苜蓿亦名懷風

時人或謂光風風在其間常肅然日煦其花有光彩故

名苜蓿曰懷風茂陵謂之連枝草

又曰梁孝王菟園有落猿岩棲龍岫鴈池鶴洲鳬渚宮

觀相屬

隋圖經曰史記謂梁孝王築菟苑方三百里是曰菟園

王褒雲陽記曰車箱阪下有梨園一頃樹數百株青翠

繁密望如車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九

六

水經注曰睢水東西流入於竹圃水次綠竹陰渚青青彌望世人言梁王竹園也

又曰玄瓠灣中地數頃有栗名小殊不並固安之實也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渚即栗洲樹木高茂望若屯雲中有栗堂甚闊敝牧宰英彥多所遊薄

魏志曰有芳林園桐園芳林後避少帝諱改為華林

晉宮閣名靈芝園鄰有鳴鶴園蒲桃園華林園

司馬彪續漢書曰濯龍園在洛陽西北角也

郭仲產仇池記城東有苜蓿園

列女傳魯漆室之女曰昔有客繫馬園中馬逸踐葵使

予終歲不飽葵

淮南子曰園有蠶毒葵藿為之不採

陳留記曰園叟襄邑人也叟始居園中故謂之園公

天文要集記曰庖瓜為天子果園有天園主果實加蓄儲

又曰芙蓉園本隋氏之離宮居地三十頃周迴十七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九

七

貞觀中魏王泰苑又賜東宮令屬家令寺園中廣廈修廊連亘屈曲其地袤延爽垲跨帶原隰又有修竹茂林綠被岡阜東坂下有涼堂堂東有臨水亭按黃圖曲池漢武所造周迴五里池中遍生荷芰菰蒲其間禽魚翔沐宣帝立廟曲池之北名曰樂遊廟即今昇平坊內基址是也此在秦為宜春苑在漢為樂遊苑宇文愷營建京城以羅城東南地高不便故即此隅頭一方餘地穿入芙蓉池以虛之

郡國志云西夷有荔枝園僰僮施夷中最賢者古之謂

僰僮之富多以荔枝為樂園植萬株樹收一百五十斛

隋圖經曰司竹園在藍屋縣東十二里穆天子西往至

玄池乃植竹即此是也

史記曰渭州千畝竹漢謂鄂杜竹林故有司竹都尉西

都賦所謂鄂杜濱其竹林果園芳草甘木也

園

史記曰竇太后好黃老書名輒固問老子書固曰此家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七

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乃使固入園擊

豕

漢書曰孝武帝作建章宮度為千門萬戶其西則數十

里虎園

又曰李禹有寵於太子然好利亦有勇嘗與侍中貴人

飲食侵陵之莫敢應後憇之上召禹使制虎懸下園中

未至地有詔引出之禹從洛中以劙砍絕纍欲刺虎

師古

曰落與拾同謂當時
雖格而下也聚索也

三輔故事曰師子園在建章宮西南

列士傳曰秦名公子無忌無忌不行使朱亥奉璧秦王

大怒將朱亥著虎圈中亥瞋目視虎虎不敢動

郡國志曰雍州虎圈在通化門東二十五里秦王置朱

亥於其中亥瞋目視虎不敢動漢文帝問上林尉處及

馮婕妤當熊在此

漢官殿疏曰有漏園有師子園武帝造秦故虎圈周匝

三十五步長二十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七

牢

說文曰牢閑養牛馬園也

詩曰乃造其曹執豕于牢注云曹群也言搏豕於牢中

以為飲酒之餚

穆天子傳曰伐犬戎獲虎畜於東虞命曰虎牢

事具
州郡

曹子建求自試表曰如微才不試沒世無聞歟息烏視

終於白首此徒園牢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

藩籬

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

詩曰折柳樊圃

或云
藩

左傳曰宋向戌請弭諸侯之兵襄公二十七年諸侯之大夫會於宋以藩為軍注云示不相忌也

哀公十二年衛侯會吳于鄖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乃免衛侯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七

十一

莊子曰願遊其藩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七

十一

晉書曰庾袞字叔度初袞諸父並貴盛唯袞父獨安貧約躬耕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子弟撫難跣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行何恭之過也荅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

宋書曰謝瞻字宣遠弟晦時為宋臺右衛權遇已重於彭城還都迎家賓客輒湊瞻在家驚駭謂晦曰吾家以遠退為業汝遂勢傾朝野此豈門戶福耶乃堅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

南朝官苑記曰建康籬門舊南北兩岸籬門五十六所

蓋京邑之郊門也如長安東都門亦周之郊門江左初立並用籬為之故曰籬門南籬門在國門西三橋籬門

在金光宅寺側東籬門本名肇建籬門在古肇建市之東北籬門今覆舟東頭玄武湖東南角今有亭名籬門亭西籬門在石頭城東議軍府在西籬門外路北白楊籬門外有石井籬門

莊子曰願遊其藩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七

十一

間居賦曰芳枳堅籬

宋玉對曰問藩籬之鷗

鷗鷺賦曰鷗鷺長於藩籬之下

華表

崔豹古今注程雅問曰堯設誹謗之木何也荅曰今之華木以擴木交柱頭狀如華形似桔槔大路文衡悉施焉或謂之表木以表王者納諫亦以表識衢路秦乃除之漢始復今西京謂之交午柱

又遼東華表
見鵠門

又燕昭王墓前華表
見程門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

宋 李昉等 撰

封建部一

叙封建

爵

異姓王封

叙封建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七

十一

周禮夏官職方氏曰九州之邦國規方千里為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衛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蠻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蕃服凡邦國千里封公以方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方三百里則七伯方二百里則二十五子方百里則百男以周知天下

叔於魯衛地各四百里親親之義褒有德也太公於齊兼五侯地尊勤勞也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上地不過百里下三十里以輔衛王室

又曰高祖定天下田橫猶居海島帝喻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

又曰齊威王召即墨大夫而語之曰自子之居即墨也

幾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闢人民給官無留事東方以寧是子不事吾左右以求譽也封之萬家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二

又曰鄒忌以鼓琴見齊威王王悅之三月而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善說哉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髡說畢即出至門而語其僕曰是人者吾說之微言五其應我若瞽之應聲是必封不久矣

漢書曰李廣與望氣王朔語自漢擊匈奴廣未嘗不在其中而諸校尉材能不及中人以軍功取侯者十數人廣不為人後然終無封邑者何也豈吾相不當侯耶朔曰將軍自念豈有所恨者乎廣曰吾為隴西太守羌嘗

反吾誘降八百餘人詐而同坑曰禍莫大於殺降此乃將軍所以不得封侯也

東觀漢記曰上封功臣皆為列侯大國四縣餘各有差博士丁恭等議曰古帝王封諸侯不過百里故利以建侯取法於雷上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封功臣

地而滅也

又曰馮勸為郎中給事尚書以圖議軍糧任事精勤遂見親識由是使典諸侯封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三

百官表注記曰王者之制公侯伯子男凡五等上大夫卿下大夫上中士下士凡五等周室興隆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親親建國則周公宅魯康叔啟衛賢貞表德則太公封齊九命既賜用征諸侯魯以周公之故郊祭昊天車服有裕季世陵遲僭施無度強弱相吞舊制不復循也禹貢徐州土五色王者取五色土以為社封四方諸侯各割其方色土與之皆苴以白茅皆假銅虎竹使符第五夫為諸侯受封之始各有采地百里

之諸侯以四十里為采地七十里之諸侯以三十里為采地五十里之諸侯以二十里為采地其後子孫雖有黜而采地世世不黜

漢雜事曰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上苴以白茅授之各以所封方之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受茅漢興唯皇子封為王者得茅土其他臣以戶賦租入為節不受茅土不立社

王隱晉書曰元康初楊駿輔政封賞過度石崇與散騎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八

常侍蜀郡何舉共為駿議以為陛下聖德光被皇靈啟祚正位宣化萬國歸心今承洪基此乃天授至於班爵行賞優於太始

崔鴻十六國春秋後燕錄曰苻定苻紹等降慕容垂下書封紹等為侯以酬秦王之惠且擬三恪

吳越春秋曰吳王闇勾踐盡心自守增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種賚葛布十萬甘蜜九寃文笥七枚狐皮五雙以報增封之禮

韓子曰穰侯越魏而東攻齊五年秦不益一尺之地反成其陶邑之封應侯以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勝戰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

說苑曰鄭桓公東會封於鄭舍於宋東之逆旅逆旅之叟從外來曰客將焉之曰會封於鄭逆旅之叟曰聞之時難得而易失者也今客之寢安殆非會封者也鄭桓公聞之授轡自駕其僕接漸而載之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八

袁子曰今有卿相之才居公之位循其治政以寧國家未必封侯也今軍政之法斬一牙門將者封侯夫斬一將之功孰與安寧天下者安寧天下者不爵斬一將之功者封侯失賞之意也

又曰春秋鄭莊公封母弟於京祭仲曰都城過制國之害也其後卒相攻伐國內大亂故過度則有強臣之禍鄙小則有微弱之憂秦以列國之勢而并天下自以由諸侯而起之也於是去五等之爵而改郡縣雖有親子

母弟皆為匹夫及其政衰匹夫一呼而天下去及至漢家見亡秦以孤特亡也於是大封子弟或連城數十靡地千里自關以東皆為王國力多而權重故亦有七國之難

白虎通曰王者即位先封賢者憂民之急也故列土為疆非為諸侯張官設府非為卿大夫皆為民也封諸侯以夏何陽氣盛養故以封諸侯盛養賢也立人君陽德之盛者也

稱公卿大夫何爵者量其職盡其才公之為言公正無私也卿之為言章也善名也大夫之為言大扶扶進人也

王充論衡曰堯舜之人可比屋而封桀紂之人可比屋而誅

曹祖遷都賦曰余初封平原轉出臨淄中命郵城遂徙雍邱改邑浚儀而未將適於東阿號則六易居實三遷

連遇瘠土衣食不繼

爵

易中孚卦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縻之

左傳襄公三年曰齊莊公為勇爵故爵位以殖綽郭最欲與焉州綽曰東問之後臣左驥迫遷於門中識其故封五十里卿成封七十里公成封百里

又曰公居百里侯居七十里何封示之優賢義欲褒尊而上之何以知殷家侯不過七十里曰士有三等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公卿大夫者何謂也以爵稱也為爵之也

數識門板數其可與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臣為隸新然二子者譬之禽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得

白虎通曰爵五等者法五行或三等者法三光或法三或法五何質者據天故象三光文者據地故法五行禮含文嘉曰殷爵三等周爵五等各有宜

王制曰王者之制爵祿凡五等謂公侯伯子男此據周制也所以名之為公侯何公者公正無私之意侯者侯順逆也

孝經援神契曰二王之後稱公大國侯皆千乘象雷百里所潤雲雨同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八

史記曰秦聞馬服子將乃陰使白起為上將軍奇兵絕趙軍後趙軍分而為二狼道絕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此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十五已上悉詣長平遮絕救之

又曰秦始皇四年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漢書曰惠帝元年民有罪得賣爵三十級以免死罪効應曰一級直錢二千九百六萬若今曠入三千足是矣漢武帝時一級七十萬始皇本紀入粟千斛拜爵一級時制各異賜民爵戶一級六年令民得買爵者也

又曰衛青比年擊胡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賦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也

又曰宣帝五鳳四年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長平倉以給北邊省轉漕爵闕內侯

袁山後漢書曰建寧二年爵乳母趙克為平民君

魏書曰太祖置名號侯爵十八級闕中侯爵十七級闕外侯十六級五大夫十五級與舊例侯凡六等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
卷一百九十八

魏氏春秋曰黃初三年帝欲封太后母尚書陳羣奏曰按典籍之文無婦人分土命爵之制在禮婦夫人因大爵泰連古法漢氏因之非先王之令典帝曰是也

晉書曰長樂馮恢父為弘農太守愛少子淑欲以爵傳之恢父終服闋乃還鄉里結草為廬陽瘠不能言淑得襲爵恢始仕管子曰爵不尊祿不重者不與圖難犯危以其道為木可以求之也是故先王制軒冕足以著貴賤不求其美

設爵祿足以守其服不求其觀使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

孟子曰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義忠信樂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人爵以標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從之今之人修其天爵以要人爵既得人爵而棄其天爵則惑之甚者也

商君書曰明王之所貴猶爵其賞不榮則民急其列不顯則民不事爵易得也則民不貴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

十一

淮南子曰爵祿者人臣之銜轡

說苑曰晉文公出亡周流舟之僑去虞而從文公文公

反國擇可爵而爵之擇可祿而祿之僑獨不與焉文公酌諸大夫酒酣公曰二三子盍為寡人賦乎舟之僑曰

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損失其所一

蛇從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蛇寧其處公瞿然曰子欲

爵也請待旦日之朝子欲祿耶請今命廩人之僑曰請

而得其賞應者不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遂退

終身誦甫田之詩

風俗通曰漢武帝諱徹改曰通侯或曰列侯秦時六國未平將帥皆家關中故稱關內侯通侯言其功大通於王室列者言其功德列著乃饗爵也

王粲爵論曰爵自一級轉登十級而為列侯譬猶秩自百石轉遷而至於公也而近世賞人皆不由等級後無

爵封無列侯原其所以爵廢故也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民速觀為善之利也近世爵廢人有小功無以賞也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

十一

乃積累焉顧事足乃封侯非所以速為而及時也上觀古事高祖功臣及白起衛鞅皆賜爵為五大夫客卿庶長以至於侯非一頃而封也夫稍稍賜爵與功大小相稱而俱登既得其義且侯次有緒使慕進者逐之不倦君子為賦小人請陳其辭辭曰有龍矯矯損失其所一矣

異姓王封

漢書曰高祖定天下功臣異姓王者八國張耳吳芮彭越黥布臧荼盧綰與兩韓信皆微一時之權變以詐力

成功咸得裂上南面稱孤見疑強大懷不自安事窮勢迫卒謀叛逆終於滅亡張耳以知全至子亦失國唯吳芮之起不失正道故能傳號五世以無嗣絕澤流支庶有以矣夫以其不用詐力也

漢書曰張耳大梁人也少時及魏公子無忌為客嘗亡

命遊外黃外黃富人女甚美庸奴其夫亡歸其父客謂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聰為決計嫁之女家厚奉給耳耳故致千里客宦為外黃令高祖為布衣時嘗從耳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

十一

遊秦滅魏故賜求耳千金耳變姓名之陳為里監門後項羽滅秦亦聞耳賢迺分趙立耳為常山王田榮襲耳耳敗走漢漢二年遣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斬陳餘泜水上四年夏立耳為趙王耳薨子敖立為王

又曰韓信平齊佼人言漢王曰齊夸許多變反覆之國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今權輕不足以安之臣請自立為假王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榮陽使者發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此旦暮望而來佐我乃

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伏後躡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自王乎不如因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悟曰大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為遣張良立信為齊王徵其兵使擊楚

又曰彭越字仲昌邑人也常漁鉅野澤中為盜陳勝起歲餘澤間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越請仲為長乃行畧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從碭北擊昌邑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兵西越亦將其衆居鉅野澤中項籍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御覽卷一百九十八

十三

入闕王諸侯還歸越衆萬餘人無所屬齊王田榮叛項王漢乃使人賜越將軍印使下濟陰以擊楚大破楚軍漢二年拜越為魏相國將兵畧定梁地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越皆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居河上漢三年越常往來為漢遊兵擊楚項王與漢王相距榮陽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漢王為項籍所敗迺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留侯曰彭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越為相國今豹死亡後且越亦欲王而